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螢窗異草

卷一

天寶遺蹟 驪山之陰有石洞，其額曰天寶遺蹟。以石為扉，堅不可破，人亦莫知其所有。故明正統年間，門忽自裂，寬僅尺許。有芻蕘者見之，歸以語其鄉人劉瑞五，已則惴惴焉，未敢入也。瑞五幼讀書，性豪縱，有古俠士風，聞之欣然欲往。乃約裡中喜事而好奇兼饒膽識者，共得五人，攜酒食獵具而行。至則山徑崎嶇，荊榛塞路，攀附而後上。及見洞口，白石磷磷，然滑膩光澤如有人經行者，心竊異之。又行裡許，始達其穴。由隙而窺之，其中窈窕而深黑，都無所睹。有怯者，即欲言旋；其勇怯半者，亦未敢言入。獨瑞五奮臂大呼曰：「不探此奇，歸有何趣？」乃篝火燃炬，踴躍以前。遂先入，繼之者又，僅得三人。初入差可駢肩，漸深而能容駟馬。兩旁皆石壁，潔白晶瑩。以火燭之，彷彿如有繪畫。瑞五顧謂眾曰：「境殊不惡，何怯為？」益深入之，窮其奇。曲折數武，便得一門，其扉以青玉為之。隸書數行，墨跡猶新，其眾以炬照而讀之。其略曰：「朕與妃子每遇盛暑避熱此間，共享洞天之福，於茲五年矣！風流瀟灑，不啻神仙。漢武白雲鄉，遂非所羨。但恐千秋萬歲後，罕有知吾兩人相得之歡者，爰命良工置石像於內，以流傳不朽。間與妃子流覽其中，不禁相視而笑，幾忘其身之匪石也。」末署「天寶十年秋七月御筆」，始知為明皇所書。及轉屏後，大可數十楹，中置寶座，僅虛位，尚無他奇。左為曉妝閣，一石美人挽發對鏡，倦態堪憐。旁二宮娥，一捧匣器，側立而欲前；一代妃捧發，跪而持之，貌甚恭謹。妃首微回，似有所語，眉目皆入畫。妃後立一人，唐巾便衣，髭鬚微捋，則開元皇帝像也。情形態度，宛然相親，眾覽之無不欣欣欲笑。其右為浴池，以綠玉為水，波紋蕩漾如活。旁立二人，執巾捧悅，眉睫間微含笑。帝與妃皆以白玉為體。帝白身遊戲水中，僅沒其臍下，坐而側首，以目招妃，狀似欲言而匿笑。妃坐小石床，亦裸其上衣，酥乳輕圓，臍臍微露，無不歷歷可見。然而黛低雲昂，容如腴腆，且以纖手捫繡帶，一似欲解而不勝其羞者。由裳而下，雙鬢則已盡赤矣。瑞五與眾孜孜諦視，方將深探其秘，而舉首遙睇，帷幙儼然。俄聞大聲發於其內，如崩石。且冷氣逼人，肌皆生粟，遂股栗欲返。雖瑞五之豪邁，亦凜乎不可獨留。比出洞門，三人中已僕其二，面色青碧，口皆流涎，狀如中毒。乃大驚，扶掖下嶺，踉蹌而歸。至夜，俱暴卒。家人罔知其由，遂涉訟官。鞫瑞五，具陳本末。命吏驗之，信然，乃薄責而遣之。因以丸泥封其洞，且鑿其額，以滅其跡。然在樵夫牧豎猶能識之。洎乎天啟末年，雷震其穴，亂石嵯峨，已渺然不知其處。

外史氏曰：餘嘗怪明皇為一代風流帝王，驪宮之造選勝搜奇，豈無雪洞雲桂之樓，而僅以土木侈其觀？且阿嫫素豐於肌，性必畏暑，又豈無清涼世界以安此弱質哉？及聞此事於瑞五後裔，雖荒誕不經，而未始不可補開元遺事。故存其異而錄之，以俟世之問津者。

隨園老人曰：刻畫奇詭，幾與《聊齋》相埒。然曰喜事好奇、兼饒膽識，方可以語此，則已得山水三昧矣！世無瑞五其人，不免皆門外漢。

卜大功

明季張獻忠作亂湖南。有裨將曰馬雄飛，能開五石之弓，善為左右射。獻忠恒寵遇之，賞予獨厚。馬故燕人，與涿郡卜大功相友善。卜亦孔武有力，尤通文詞。年二十，即廢書而歎曰：「士生用武之世，寧為萬人敵，殺賊取門大金印，何屑屑事此毛錘耶？」聞者咸壯其志。馬既從獻忠，寵冠一軍，自以為不世之遇，乃使人馳書召卜。卜忿然作色，面叱來使曰：「渠以予首亦當賣耶？第念故人情，不執汝赴官，宜亟去。」遂不發其書而遣之，其剛介如此。後以應募從徵，以功驟擢至守府，蒞任山東，土賊不敢入境。嗣因獻忠犯鳳陽甚急，撫臣馬士英奏請檄召天下兵護衛諸陵。卜被徵，渡淮與獻忠戰於滁泗，斬賊甚眾。究以北人不慣舟師，致為賊所獲。獻忠愛其勇，乃使馬以利害說之。卜見馬來，閉目不視。馬執手泣曰：「故人何不幸至是。」卜忽張目而語，皆盡裂，謂曰：「予向與爾狩獵山中，競逐一狡兔。爾顧我曰：『大丈夫立功國家，得賊當如得此。』曩時之意氣何盛耶！言猶在耳，爾既從賊，今尚得以故人目我哉？」馬語塞，慚沮而退。終以綈袍戀戀不忍於心，因詭詞以復獻忠，謂卜色厲而內荏，倘軟困之，不決旬可得。獻忠信其言，遂囚卜於土室，守以健卒，飼以草具，將俟其窮而收之。卜求死不得，乃絕粒以待斃。夜坐室中，吟以見志。甫哦曰：「去國離鄉事鼓鼙，滿拚頸血染虹霓。」餘韻未已，俄聞窗外續曰：「江流不葬英雄骨，好逐青鸞過越西。」其音嬌婉，不類男聲。卜以為異，聳然而聽之。又聞朗言曰：「良馬一蹶，終致千里，丈夫何不自振拔，乃欲效無益之死。」言已，竟破扉入。視之，則一女郎，年甫及笄，衣裳甚都，貌亦豔絕。錯愕間，女郎敘辰啟曰：「憐君忠節，敬來相救，可從妾出此虎口。」卜驚喜，不暇交談。幸賊中無桎梏，女郎徑攜之行。將出，復反曰：「不可使鼠子知我。」乃取袖中彤管，大書數字於壁，呼卜曰：「去去。」悄然遂出。視守者伏如沉醺，相與枕籍地上，卜亦莫解。去賊裡許即長江，早有小囊艤舟以待。女郎促卜同登，揚帆而南，瞬息百里。舟雖僅容三人，而波浪兼天，穩如磐石。卜驚魂少定，始謝曰：「感承援手，出予雉羅，敢請芳名仙居，以為異日酬恩之地。」女郎聞言，以橫波睇之，微笑曰：「君猶未喻妾意耶？詩所謂青鸞者，即我是也。將與君翱翔天表，永效雙飛，何謝為？」卜始默會其指，喜出望外。遜曰：「一介武夫，馬齒且長，烏足以當此青盼。」女郎笑曰：「君烈士，妾貞姬，正合為偶。豈效兒女子沾沾較量於年貌哉！」因自白其姓氏，則馬家少女，無字，越之會稽人也。卜又詰其顛末，女郎笑弗答。舟行次彩石，天方達曙。女郎命鬻治具，未見烹炮，珍饌羅幾。卜食之至飽。飯已，女郎令卜小憩，解維復行。及寤而詢之，則已抵錢塘江矣。攬袂而興，晚潮適至，澎湃之聲，儼然萬千鐵騎蜂擁而來。卜未習此，駭極。女郎語之曰：「此子胥一怒之威，君獨未聞之乎？」逆流而上，雪浪拍空，毫無所懼。有頃曰：「去妾家伊邇，可以登岸矣。」卜從之。回顧小囊，條忽與舟俱沒，卜益異之，聯袂而行，約半里，得一村，水環木繞，風景頗佳。入村而北，東向一巨宅，門闌修整，棟宇高華，簷際有青字石額，顏曰「參戎府」。女郎囑卜曰：「君至妾家，勿僞說，任妾所云。不然，事且敗。」卜領之。忽一少年，綬帶輕裘，自第中出，見女郎愕然曰：「妹何徒步而歸？父事將若何？」女郎涕洟曰：「父不幸沒於王事，廬州已陷為賊巢。妹賴將軍力，相攜至越。此齊東之卜守府也。」少年聞言大慟，肅客入賓館，不暇為禮，偕女郎入內。卜茫然默坐外舍，聞第中號啕悲感，爾許時方止。又有頃，少年出，則已易縞衣素冠矣。形容慘淡，血淚盈眶，揖卜而謝之曰：「適聞凶訃，痛割五中，慢客不能無罪。今奉老母命，請君一晤，敬來奉肅。」卜從之。入庭，見婢媪擁一婦人，年可四十許，降階而迎曰：「未亡人不克從夫殉國，殊深慚。小女子重賴提攜，遠脫陷阱，高厚難酬。」語已再拜。卜知為夫人，然喻女郎意，不欲實言，唯唯遜謝而已。夫人延客坐。茗甫一獻，起曰：「婚媾之約，未亡人既已洞知。請郎且就甥館，俟為先將軍成服，敬當如命。」卜知姻事克諧，起謝，且請以婿禮見。夫人含戚而受之。令人冀除側室，館婿於廳事之左，供帳維豐。卜私詢減獲，始知馬公諱中驥，即廬州殉難者也。蓋馬本世族，以武科起家，歷任至參戎府。有二妻，一攜之任，一在家居。女郎即從任者所生，故在衙署，少年則其異母兄也。翌日，公子與母衰經受併，設祭招魂。卜為代紀喪務，戚族皆以婿目之。盡七後，夫人與子計，效楚界我之故事，擇吉贅卜於家。花燭之夕，卜謂女郎曰：「子實生我，而謂子賴我以生，受之殊覺汗顏。」女愀然曰：「妾隱衷，懼駭聽聞，未敢輕泄。今名分已定，妾不忍欺。且君亦當世之豪，言之諒無所恐。」因泣白曰：「妾非人，實鬼也。生前從父蒞任廬州，甫二年，遭獻忠之亂，父沒於疆場，城亦繼陷。舉室驚竄，老母投繯而死。妾正欲自裁，而賊眾已集。其將有馬雄飛者，悅妾姿容，將施強暴。妾給之，俟賊少懈，遂投督井，自隕其身。及歸地下，遇家嚴，乃知射吾父者，即是賊也，因懷忿不欲往生。感荷孤山小姑，憐妾苦節，賜以煉形之術，名列鬼仙。謂妾命中合受一品誥，且父仇可復。妾因辭姑行，出君於阱，藉手以報吾親。昨往鳳淮，賊已授首，不共之仇已雪矣。」卜聞其言甚驚，即亦無懼色。詢其復仇之狀，答曰：「妾前題壁雲：『縱囚者，馬也。』獻忠見之，果疑雄飛與君有舊，不俟其辯而誅之。妾至賊所，渠已懸首於轅。」卜又詰小囊何人，曰：「此小姑之侍兒也，不然豈能履水如康莊，且俄頃數千里哉？」言次相扶入帷，解衣共枕。交合之際，閨體宛然，益為愛重。三朝，夫人為之張筵，大會諸眷。嗣是倡隨甚歡。彌月後，女謂卜曰：「廬

郡人來，必泄吾事，此地不可久居。」乃詭托卜思鄉井，買舟欲歸。母兄挽留不住，贈錢千緡。遂徙於秀水，卜宅於鄉。時有小寇竊發，卜治戎具，彎弓驟馬，連殺數賊。寇皆奔，裡人藉以無虞。後撫軍召募，卜欲往，女沮之曰：「時尚未可，請與妾隱。時至，可以有為。」卜從其言。迨夫本朝定鼎，卜始出，累建奇勳。仕至總鎮，女果受封。順治辛卯，蒞任湖襄，擒獻忠餘黨數人。詢以雄飛，果以卜故被戮。卜傷之，為設位以祭，且謂其僚屬曰：「彼志非不大，但惜目無瞳子耳。」卜年七十猶矍鑠，生子二人，皆成武進士。及卜卒，太夫人獨居一室，至夜忽不見。家人有知其事者，以為從小姑仙去。遂具冠帔，葬於卜氏之塋。

外史氏曰：物以類聚，良非偶然。觀卜對馬數言，至今猶慄慄有生氣，雖女之貞烈，有不降心以相從者哉！顧同一人也，或為忠臣，或為淑媛，其不肖者乃陷身於寇盜，卒為所誅。卜雲目無瞳子，終屬為友飾非之論，豈其然乎？拙哉雄飛，何如雌伏？

金三娘子

丹徒周生玉聲，少奉呂仙甚虔。丙子歲，將赴南闈，因禱之。旋於硯匣中得片紙，硃書二句曰：「功名只問三娘子，不待朱衣暗點頭。」玉聲行三，疑出其妻之口，遂於燕私時突然問之。妻未及料，遽應曰：「中中。」生大悅，以為聯捷之兆，欣然發軔，而不知仙意之所在也。及省，試畢揭曉，竟落孫山，頗恨仙之誑己。未幾，家郵踵至，則其妻病在床蓐，奄奄待斃，遂兼程而歸。抵家，素帛已掛矣，撫膺大慟，嗒焉若喪。又值場屋潦倒之餘，百憂交集，往事早不在念。閱數月，忽憶仙言，頓悟曰：「予在雁行雖以三稱，然列諸兄之次，則十有二矣。所謂三娘子者，或別有其人，向特未及詳察耳！」乃更禱於仙，絕無影響。久之，獨處無聊，因往淮上訪所親，將以覓緣。瀕行，夢中忽見前二語，則餘字宛然，惟「三」字燦若赤金。覺而記憶不忘，究亦莫解其故。舟行次某縣，有姊適江村民家，停舸省之。登岸獨行，未裡許，葦塘中有人偶語曰：「金三娘子天上人，那得便偶窮措大。」又一人曰：「冥數果應合，措大亦正不窮。」生聞而心動。視之，二人狀類漁家，跣足戴笠，自葦中出。生亟前致詢，答曰：「東行二三里，北向有巨宅，叩之當自知。我等不暇，弗能為子導，然亦相見不遠耳。」語已，匆匆前去。生思其言與仙語符合，是一生祿籍姻盟胥在此矣，遂不慮荒渺，覓路而行。前至一處，茂林陰翳，棟宇巍峨，華屋北向，朱門洞開。近而款之，無應門者。舉步徑入，越過粉垣，聞人聲叱曰：「何處少年擅入人宅第，法當答。」驚而諦視，則一嫗含笑自庭中出，華髮鮮衣，目炯炯有光彩。生自覺唐突，而幸嫗無怒容，乃揖而告之曰：「日暮迷途，無所棲止，浼借一宿。不識姥姥允否？」嫗熟視良久，徐曰：「予家故有閒屋，即以寓秀才郎，亦一佳話。」導之入東側一夾弄。甫數武，別有院落，其中精室三楹，四圍雜植花木，門掩簾垂，絕甚幽雅。嫗自啟扇延客人。室中牙籤盈架，四壁圖書，一床一幾，淨無纖埃，恍若因賓而設者。嫗一呼，旋有老僕以茗入，嫗遂出戶去。生頗疑訝，更自笑突如之甚。然既至此，不應去之太速，躊躇之際，周覽壁間，詩畫均極高雅。並有霞箋一聯，大書十字曰：「鳴鸞金作佩，揮塵玉聞聲。」其款則回道人筆也，大駭。適老僕以酒饋來，因叩以主人官閥，並其氏族，俯而不答。堅詰之，則曰：「君聞所聞而來，何復諄諄下詢耶？」生竊喜，以為即金三娘子者。一時都無所慮，欣然舉厄，肴核甘美，酒復芳冽異常。少酣，老僕以異果至，且曰：「此娘子手自摘者，願以奉君下酒。」生益悅，食之，清香心肺，曲蘗無力。既喜其情，但未識其貌，不免忐忑。無何，燒燭檢書，漏下二鼓。及寢，老僕進衾枕，香綿錦綺，軟骨薰心。生反側不安，竟夕無寐。晨起，老僕慇懃奉盥，且言曰：「由此室東去，有園亭，頗可娛目，無憂悶倦也。」生益狂喜，不俟朝饗，即往遊覽。甫睥一檻，豁然別有佳境。亭台掩映，佈置皆有畫意。奇花數百本，五色繽紛，異香馥鬱，鬥豔於疏籬之下。因樂而忘返，益深入之。俄聞珮聲環韻，似有人來。生匿跡樹側以窺之，侍婢數人，嫣紅姹紫，或以籃，或以巾，掇採花卉。最後則前嫗，隨一麗人年可十七八，晨妝嫵媚，貌可傾城，而一肌一容俱為生平所未觀。生已神魂失據，麗人自摘一花，將簪於峨，婢即以鏡進。立而顧影，態有餘妍。行且去，生方將趨出相見，嫗忽指曰：「碧桃花樹後有人，阿姊且宜迴避。」麗人轉身卻步。生恐其端歸，亟離樹呼曰：「已現金身，使人病渴，忍竟舍之而去耶？」麗人以橫波微顧，且笑且羞，乃小語囑嫗曰：「木已成舟，好事亦在旦晚，急色相使人頗不耐。」以簾障面，曼立低鬟。嫗前致詞曰：「娘子本上界謫仙，數合配君，故構宅第於此，預以相待。君能無惑於人言，當訂永好。」生心已無主，欣然諾之。麗人去扇相見，遂並坐於小軒之內，命婢供饌，相與對食。生此時已儼然溫存嬌婿矣。飯已，麗人謂生曰：「佳偶由天，且重以呂仙作伐，本宜即成嘉禮，但前程錦片，不敢以燕婉誤郎。今付君黃金百斤，佐以幹僕，往游帝都，當有奇遇。統俟鵬搏克遂，始能駕夢無憂，君勿以愆期怨妾也。」語已，使嫗喚二人來。生視之，雖故矮帽青衣，狀類臧獲，實即葦塘相見者，訝之，亦不敢言。麗人諄囑兩價畢，促生啟行。生雖不欲，而迫於大義，不得復戀溫柔。至江，另有扁舟，供帳備具，遂揚帆行。兩價雖名紀綱，意態倨侮，一切並不關白。生以相從謀事，隱忍安之。緣江北來，過門不入。生詢兩價姓氏，一解一楊，而蹤跡率多詭異，無敢究詰。一日將過天妃閣，聞自北來者語曰：「某公子闖舟覆溺，撈救無從，風水當自慎。」生心甚惴惴，二僕頤而笑曰：「此奇貨可居也。」解竟躍入水中，生欲號，楊亟止之以手。舟行十餘里，見解負一人，科頭華服，跋浪而來。登舟置之碩首，拯救之，遂復活。楊又以意授生，進以新衣，飲以美酒，其人精爽如故。詢之，知係某公子。其父某公，為都中巨宦，甚有文名。公子以事歸江左，適罹水厄。生慰之，情意懇至，且曰：「兄既及溺復生，不可再履不測。尋鎮市，為覓健驃數頭，並招得其從者，復整衣裝，潤其行色，約費數百金。公子感激涕零，知其北上，乃修函與父，祈以骨肉善視之，揮淚別去。及至京，以書謁公子父。公悉其拯溺之德，延至宅內，待以上賓。間與之指授書義，披發導窾，度以金針。生經宗匠之手，造詣日進，益以公力，竟以北籍登鄉薦。因益重解、楊，與同寢食。明年，將赴南宮。公閱其文，未嘗首肯，生亦切切隱憂，楊忽引一人至，青袍塵漬，不知誰何。解先驅入室，囑生待以優禮，贈以巨金。生從其教，詢厥姓名，則王孝廉，素號達人，因貧而落魄者也。生念係同袍，亦不以介意。及在禮闈中，竟與比屋。王感德不置，生首藝甫成，王取視之，以為未能入彀，乃捨己業，為生代庖。逾時，三草立就，囑曰：「君才十倍曹丕，但未能投時所好耳。吾思報吾鮑叔，不嫌孟浪，可否宜自擇之。」生玩其所作，實大聲宏，坦然登之於卷。俟王事竣，相偕而出。質之某公，莞爾而笑，許以高魁。榜發，果登上選，王亦獲售。廷試首列詞林，因思金三娘子之盟，亟欲乞假錦旋。解止之曰：「娘子固在燕京，何假外求耶？」輒為之議婚於巨族，則某公之姻婭也。公方為撮合，生雅不欲，而解、楊堅囑勿辭。生終怏怏不樂。迨至青廬之中，新婦之姿態絕類伊人，生奇之。夜深，婦自白曰：「君識妾乎？固即金三娘子是也。蒙呂仙作合，深恐有招物議，故假以帆風，使君徑登雲路。適某家之女，數合早天，妾得假此塵軀，以奉巾櫛，庶幾顯然婚嫁，俾人無從置喙矣。」生始大悅，益相綢繆，歡然達旦。晨起，解、楊不知何往。生亟以詢之，新婦答曰：「功成者退，理所宜然。況此二人皆水仙，為呂仙所命。妾本與為同儕，非能役之者也。」生乃悟，因刻其像，祀於呂仙之側。三娘子克相其夫，蜚聲館閣，與某公父子往來如至戚。知其事者，甚歎羨不置雲。

外史氏曰：世之為機變者，多曰燒冷灶。玉聲之飛黃騰達，率皆從冷灶中得來。仙乎！仙乎！何不遺世情如此？至三娘子，絕無奇處。惟侃侃數言，有類於晉文之姜夫人，然亦女兒怕羞之恒態。餘則貪仙之功以為己力，不亦幸乎？呂仙靈跡，世所多有，吾於此又見一斑。

玉鏡夫人

臨淄王友直，善樗蒲，一擲百萬，無少負，以是裕其家，稱巨富焉。中年棄其博具，遨遊江海間，豪俠自喜，憂人之憂，急人之急，人因以杜季良擬之。甲子夏，挾資萬緡將適閩越。舟次洞庭，阻風不得進，泊於湖乾，抱悶者數日。一夕，陰晦異常，秉燭獨坐。夜將半，思欲就寢，忽聞鼙聲清越，恍在鄰舟，心為之一動。方將命人伺聽，俄有二青衣齒稚容秀，直入艙中。啟曰：「家主君長夜無聊，敬邀佳客共破寂寥。」王詰主人伊誰，對曰：「相見自知，無敢泄。」王素樂此，欣然從之。甫出艙，昏濛無所見，青衣亦不索燭，惟暗中扶掖而行。王覺所履者非木非石，滑軟如脂。視之，苦不能辨，而耳畔洶洶，儼有波濤之狀，王心訝焉。良久，至一處，燈火熒煌，則已捨舟就陸。且有宅第如王侯，晴閣高大，棟宇巍峨，而聲從中來，即向之所聞也。甫及門扉，青衣入報。有頃，即馳白曰：「主君來肅客。」旋見有貴官四人，狀如世所圖之神像，直前迎迓曰：「萍水相逢，他鄉無事，願與君為一宵之聚，幸無疑。」王固知其非人，而天性豪放，略無畏心。眾延王入，揖讓至庭。視其居，華美富麗，不可名狀。咸遜王

以賓席，辭而後坐。茗已，展詢官闕，首一人答曰：「言恐震驚，不穀實鄱陽君也。此三公者，亦五湖君長，因朝洞庭盟主，適遇公出，淹留於此兩日矣。今夕月暗雲陰，抑鬱弗快，聞君素饒豪興，故不嫌造次，命僕奉屈。倘不以人神路殊而拒之，實為厚幸。」王愕然，亟起而遜謝曰：「草莽愚夫，塵濁下士，恐不足當此寵遇。」言訖再拜，三君亦各致款曲。鄱陽君即命左右佈局，曰：「佳會難逢，良宵易短，不可以久遲豪舉。」於是坐而共博。王之彩興甚高，四君之籌馬悉為其所奪。天將五夜，王前後已致金錢十萬數。太湖君心甚不平，大呼以玉鉤來。左右進一物，王睨之，雪色瑩然，長近尺許，形如倒垂之蓮。甫出櫝，光照一室。王知為藏珍，意甚欲羨。四君乃笑謂王曰：「此寶價並連城，願借一戰，以決雌雄。」王亦笑而應之曰：「諾。」既而大虧，王乃變色。金錢復歸四君，王遂奮然曰：「某舟中餘資萬緡，請以之為諸君壽，即以此鉤為的，再合一圍。」四君殊不在意，徑許之。及擲，五子皆緋，其一旋轉於盆。王喝之，亦成赤色。王大喜，遽起以手掇其鉤曰：「辱承厚贖，他物無所須也。」乃辭歸，四君皆失色。時已昧爽，不得已而聽其行。王出，二青衣仍來相送，謂王曰：「君所得者，至寶也。若過越水，恐為玉鏡夫人所攫，切宜慎之。」王領其言。及返舟中，恍惚若夢寤。明日，解纜而行，亦殊無他異。王入浙省，將渡苕溪，因憶青衣之言，珍藏其鉤。至夜，忽喪其寶，乃大悲。詢之楫人，咸曰：「前途有水仙祠，不知其名，客有載寶過者，必為所取。」王益不忿。比至祠前，盛氣而入。睹之，殿宇修整，雖湫隘，輪奐異常。中廡祀一女像，冠翡翠，衣雲霓，貌絕妖冶。讀其碑記，惟敘其精靈，不著姓氏，竊疑青衣之妄。繼得古碑一通，文皆漫滅，而玉鏡二字尚可識，因悟為古之名號，今特概之以水仙耳。乃詣其位前，長揖而數之曰：「若以一女子血食此方，宜衛行人，禁暴客，靖共厥職耳。今乃昧於不貪為寶，而輕匿吾珍，殊非正直之道。茲與汝商，果好此，請與予博。勝則將去，予亦非鄙吝者。倘不予聽，當訴爾於上帝，毀爾軀，火爾宇，以正貪冒之罪。爾亦宜引義自決，勿致噬臍。」祝畢，宿於祠內，堅不出。從人無如之何，遂聽之。王在夢中，覺有人蹴之起曰：「夫人怒甚，將繩汝以法，何臥為？」王睨之，則一女奴，年僅破瓜，容絕美，曼立於前，笑語相屬。王徐起整衣曰：「予正思謁夫人，詰真盜，豈無心軒睡者反浼女奴指南？」女奴笑而導之，曲折數重，金碧輝映。有一廳，簾垂及地，女官十餘人，皆紫衣森立階下。見王即通曰：「竊鉤者至矣。」王怒其言，瞋目叱曰：「誰謂而公盜者？」語未竟，簾內即嚶寧言曰：「汝甚無賴！此寶藏餘宮中歷有年所，洛神漢女，皆所稔知。數月前忽失所在，豈其不翼而能飛？昨者物自珠還，餘不究汝肱篋之罪亦幸已，猶敢狂言相瀆耶？」王愈不服，大嘩曰：「餘以一舟之資質於太湖君，始獲此寶，汝言乃真無賴耳！」簾內聞之默然，徐曰：「據汝祝詞，以博自許。餘亦擅長於此，即與子角彩何如？」王喜曰：「願之。」雖然，將何以為值？簾內笑曰：「負則以鉤還汝，復何言？」王又艷然曰：「鉤為餘鉤，汝悍不還，今又以此與餘賭。餘勝則僅得故物，汝負則莫損纖毫，豈以黃口兒視我乎？」簾內沉思良久，乃曰：「餘技素精，隨子所欲，即以之相當，其可乎？」王悅，始拜謝而諾。簾內又詢王所欲。王見夫人像，久動於心，囁嚅曰：「一言唐突，幸毋見怒。餘閱人甚多，從無如夫人之麗者。倘得倖勝，則願以金屋貯玉人，他無所所欲。」言未已，左右女官嬌音叱之曰：「何太無狀！」王言笑自若。簾內遽曰：「此中或有夙緣，汝曹毋為我慮。」乃謂王曰：「欲則聽汝，博則任餘，汝不可爭執。」王負其技，坦然從之。廳上即命捲簾，延王入。王視夫人，較之土木者尤為動目，益欣悅。夫人遜王坐，隨出玉鉤置案上，且命侍人取骰二枚，宣言曰：「一為月，四為星，三擲皆然始為全勝。否則玉鉤不能還，且治汝褻嫚之罪。」王無難色，即請夫人先。夫人約骰於掬，手色與玉盆相映，划然有聲。群婢大噪，果如向之所言。王謂幸中，猶未動心。再擲，復然，氣亦少怯。及三擲，有月無星，一子猶旋轉未定。夫人將喝之，王遽從旁大呼曰：「六！」已而，果餘其二。夫人則粉黛汗淫，嬌羞無以自主矣。不得已，以骰付王。王已志滿氣盈，三擲皆五數。乃取盆投地，鼓掌大笑曰：「星將從月，此中豈真有夙緣耶？」徑捨己席，引身與夫人偕坐。夫人腴腆不勝，因呼女官語之曰：「予以一念之貪，墮落色界，今將從郎去，不得仍蒞是方。汝曹可亟奏昊天，別委長吏，庶幾無廢事。」言已，與王攜手行，其屬皆涕泣從之。甫數武，夫人告王曰：「妾不敢見他人，恐招疑怪。君亟歸舟，見渡頭一片石，其圓如鏡、其潔如玉者，即我也。君掇置床頭，夜深妾自來薦枕，決不後期。」王信之。夫人以玉鉤與王，且擊其背，王頓寤。反側欠伸，身猶在廡下。張眸瞻視，花影西斜，夕陽將下。亟返舟，索諸水次，得一石，形跡異異，秘而不宣。至夜，方就枕，奇香熾發。顧之，夫人早立於榻前，以纖指掠蛾，羞態可掬，曰：「輸身者至矣。」王歡然亟起，與之解衣，挽以共枕。是夕，備極纏綿。王因叩以玉鉤本末，答曰：「渠與妾實同類也。渠主雪溪，妾主苕溪，俱為上帝所命。客歲仲春，渠出遊戲，偶遭南海小郎子，兩心相悅，遂成姻契。荒淫於水宅，龍性未馴，洪波大作，淹斃無辜數命。太湖君聞而劾之，九閻震怒，命以雷火焚之，還其本元。太湖君乃留而玩好。前聞歸君，妾甚欣幸，意將攝之去，再加鍛鍊，俾以成形。今如此，其命也夫？」王殊未深信。夫人令置玉鉤於帷中，遠而望之，若絕代佳人，近而就之，則依然一鉤，王始知其言非誣。自此一鏡一鉤，朝夕在側。遠遊將返，夫人忽告王曰：「鄱陽君已請帝命，令君總攝越溪，壽不永矣。」王翌日果病，遺命以二物殉葬，竟卒於溪之左側。從人如其命，合葬焉。

外史氏曰：烈哉，賭之為禍也。一擲而失其身棄其位，俯首帖耳，慨然從范大夫游。非賭當不至如是。然王以賭得至寶，復以賭得美人。世間無兒公聞之，難必其不色喜。試為之語曰：「若有空空兒之妙手乎？即令擊之，遂中。一識鄱陽君，將為越溪長矣！」夫人泥鬼，冥漠中良不可知，又何羨焉？

賈女

部郎索公，家有廝養兒，善琵琶，尤工歌曲。每遇宴集，輒使奏技，僚友莫不稱妙。咸厚賚之，以故富甲於儕輩。年逾二旬，猶未授室，未免缺望於主人。庚午春，公家將祭掃。瑩在阜成門外，距郭猶十數里，先期一日，使某偕一老成人前往治具。出都時天已旁午，二人且行且語，所言多臧獲事。路過半，見道旁小肆，趨入共酌。酒未及酣，聞戶外語曰：「六三哥，許時不晤，何竟不一顧弟也？」蓋某之乳名，公家內外皆呼之者。某亟出視之，則同署某公之棄僕梁姓者。某素與之契，乃挽入同飲。老成者艷然，色甚不慚。某亦弗顧，相對浮白，良久無行意。老成人起謂某曰：「恐誤主事，予先行，子姑徐徐。」某恃主寵，聽其自去。笑謂梁曰：「梁二哥近來依傍阿誰？何禮禮不如昨也？」梁搖腕止之曰：「頗有奇遇，此地尚不可言。」某堅叩之，梁又曰：「俟罄此樽，前途當悉以告。」某遂不再問。歡飲將醉始出肆，交挽而行。某又曰：「梁二哥有言，此時盍以語我。」梁曰：「然。言誠有之。試問若如許大，曾識人道否？」某腆然答曰：「不須語此，令人憤懣欲死。」梁曰：「猶未室耶？予之新主人，賈姓女也，孀居而美。服役者多取少年郎，意蓋有所為。若能隨我一謁，當有好消息耳！」某不之信，乃謾應之曰：「有是理哉？主雖美，非奴僕可調者。」梁曰：「子姑偕往，當知餘言不謬。」某欲驗其言，欣然隨之。乃由歧路曲折而前，日暮猶未抵其家，某曰：「子誤我事，歸必受譴，可若何？」梁笑曰：「居此不復，渠又若之何？」又行二里許，至一宅第，重垣列屋，氣象壯麗，則已漏下二鼓矣。梁曰：「已至主家，予先入，子且少待。」乃去。某視之，門庭修整，而闕其無人，心竊訝焉。良久，梁始出，謂某曰：「主者相召，須以禮見。」某領之，遂同入，紆迴曆數門，始達主室。巨屋五楹，簾垂燭暗，惟聞琵琶聲。某素耽此，方將側耳，梁命拜之，內亦停撥。某俯伏闔外，梁入而稟白。復有頃，簾內嚶嚶曰：「渠肯為我服役，亦甚善。但慮野性未馴，可令居西廊，候心安方可執事。」梁諾而出，即引某之衣曰：「從餘去，主人留汝矣。」某思匍匐前，僅得片語，且嚴厲若役僕婢，心實不甘，不得已而起從梁行。至西側一室，梁推扉與之入，其中黑暗如漆，都無所見。惟以手撫之，床榻溫軟，似有衾褥。某不悅，因詰梁曰：「若言好消息，今入活地獄矣。請引我歸。」梁笑曰：「若何暴躁如是？請即安寢，好事固在後也。」言訖，竟闔其扉而去。某不能耐，視門尚虛掩，潛出，將思夜遁行。及主者之居，忽聞人語曰：「娘子膚如凝脂，雖不著寸縷，究亦莫染纖塵。」主者大笑曰：「予實不慣被服，然終日若此，不免厭見生人。」言已，鼓掌大笑曰：「裸衣國故不足道也。」某駭其語，穴窗窺之，燈明如晝，見一麗人白身立室內，膩肌如雪，妖臉若桃，纖乳酥胸，麝臍粉股，歷歷可辨，心乃大動，而欲入無門。旋見媼婢二人侍婦就寢。某癡立移時，遂無去志。勉強歸室，暗中捫其臥具，皆以繒繡製成，絕不類寒素家物。倘恍久之，且思婦貌不置。平明即起，梁復來。問慰畢，乃曰：「家食難安。」徑引之出就近村沽酒市肉，饗飧皆具，直至昏暝方歸，仍宿於其室。如是者數日，某終疑訝，故晏起，而究不見旭光。及與梁出，則赤馱半天矣。心不自安，又向梁求去。梁曰：「子勿匆遽，昨已白之主

人，今夕當不再虛度也。」至夜，主者果令梁傳命某至，仍謁於簾外，內溫語謂之曰：「聞君有妙技，今夕少暇，可為予一彈。」某敬諾。梁乃設矮座於簾下，授以琵琶。某覺其器鮮異異常，心甚喜，轉弦按指，竭生平之能事，而內終寂然不見稱賞。甫一闌，梁傳語曰：「主人調技若止此，無足奇。尚有佳音，可以一奏。」某因停腕發聲，微聞簾內歎息，似覺稱善。連歌數曲，內有歡笑聲，遽命捲簾，燭光射於檻外。某微睨之，婢媼夾侍，皆衣裳楚楚，帷中坐者身無寸縷，如前夕所窺者。因大駭，竊疑其非人，而婦已命某人，且賜坐，覲面之間，絕無羞態。某於燭影之下，睹此皓皓之白，不覺動情，欲令再歌，則強弩之末矣！婦笑而起，顧謂眾曰：「是兒固得隴望蜀。雙日灼灼，幾令予置身無地。」遽命移燭，攜某就枕，眾皆嬉笑而散。某解衣而就婦，其軟若綿，其膩如脂，狂蕩不可名狀。遂以為生平之奇遇，而不暇計及乎其他。及曉，梁來引某廳外飲食，率以為常。婦亦善琵琶，盡以其技授某。然某自與婦狎，形神日耗，漸欲避之。無如柔曼當前，見獵心喜，不數句，容若槁木矣。一日又與梁出，就肆中朝食。飯畢，見壁上琵琶，取而撥之。梁方力止其操縵，早有數人突入曰：「逋逃者乃在此耶！」某驚視之，則皆公家僕，奉命緝捕者也。喧囂間，梁已失所在。眾擁某行，某力請少緩，將索梁同往見公。眾中有一人詬之曰：「汝病狂耶？梁自見擯於某公，出居都外，為人傭作，不數月嘔血而亡。今將三稔，若轉輪亦已匍匐矣。汝猶藉渠為汝分謫耶？」某乃愕然，具以實告。眾亦訝其憔悴，因隨某往蹤跡。至則茂草荒煙，叢塚累累，絕無宅舍。某大驚，詣左近訪之，有土人笑曰：「此殆前村賣家女也。」眾詰其狀，答曰：「賈前巨富，生女貌甚美，酷好弦縵，尤善琵琶。及笄，與裡中少年私。其父聞而怒，乘寢掩執之，少年逾窗而遁。女乞全屍，遂裸而納之於棺，生瘞於此。時母恫之，陰以琵琶殉葬。歿已五年餘，田間臥者，猶時聞彈絲聲。若所遇得毋是此耶？」眾乃信某言。又詢梁姓，土人尚能識其塚，指而示之曰：「白楊樹下一抔土，是即梁二哥矣。」眾因笑謂某曰：「六三不當謝冰上人耶？」乃嘩然擁之，歸告主人。索公前詢老成人，已料其有異，及見某，稔知遇鬼，不復加責。後某病數月，危而後痊。遂贖其券，出家於正覺寺中，法名普通。輒皁縷為人道之，聞者咸驚異焉。

外史氏曰：女以情死，死後復仍其故轍，當不啻徐娘老去焉。餘疑此特逃奴之飾語耳，來必誠有是事也。如果有之，洵所謂牡丹花下死，作鬼亦風流。夜台無父捉奸，此女正快活不少。

桃花女子

平陽鄭生，得扶鸞之術於其友，休咎多奇中。同袍有疑事，咸取決焉。其人年僅二旬，美如冠玉，且風雅能詩，暇輒與仙人倡和。雖無所判，亦盤桓竟日，仙始退。乙卯春仲，同人咸有志於秋闈，生亦以鸞薦為望，因集於城西某觀中，懸乩召仙，以卜其售否。甫焚其符，懸毫即動，大書曰：「妾，桃花女子也。郎君近時安樂否？」生素未睹此號，與眾友皆愕然。乩又自動，續書一絕曰：「兒家舊住桃花岸，君子曾勻柳葉眉。蝶不尋香香覓蝶，曉風殘月負多時。」眾以其語不莊，咸勸生速退之。生年少情癡，竟涉冥想，且愛其詩句，強以考事相叩。其乩颯疾如風，又成七律一首曰：「些兒心事為情苗，故解星璫下碧霄。綠綺抱來誰與撥，紅箋疊就或重燒。胡麻自是羞相問，靈鶴非關懶作橋。前日眉峰今淺淡，因郎蹙損待郎描。」眾覽詩大驚，生亦有懼色。乩又書曰：「諸君在此，兒女子情事不便緬陳。且科名非吾所司，請即退。」書訖，微聞麝蘭氣，乩遂不動。友中有知幾者，規生曰：「兄不可再為此矣！此邪妖也，魔且將至。避之或可，迎之必不免。」乃撤其壇，不再令生請，眾亦默然各散。生至家，雖涉疑忌，而心竊豔之，以為奇遇。翌日，復設壇私召之。乩又動，則素所邀致之鶴仙，即純陽所馭者也。即叩以女子蹤跡，仙書二十字於牒，即告退。其文曰：「安不居官好，一了便煩惱。丑者半不知，人去他來了。」意似勸隱，而實寓「女子鬼也」四字謎矣。生迷不悟，反謂仙為戲己，或者功名不顯之讖耳。明日又專召女子，且祝曰：「桃花大仙如不鄙棄鯁生，請即踐前約。」乩動，果復降。叩以不來之故，書曰：「昨為飛瓊姊邀去茗戰，實無暇。不然，中心藏之，又誰能忘之耶？」生與之酬和，句皆柔媚，能蕩人心目。更多情詞勾挑，直陳自薦之意。生遂為所惑，坦然不以為虞。至暮始去，猶戀戀不捨，生亦忽忽如有所失。自是無日不召，無召不來，並無煩促駕之符矣。生托言藏修，足不出戶，客至亦不遑晉接，畫惟與乩相對。一夕又卜，夜召之，女亦至，生意蓋有所為也。戲誥詰其姿容，女答以詩曰：「花作溫柔玉作肌，筆尖早已滌胭脂。郎君漫問奴顏色，初放夭桃嫩柳絲。」生讀之神魂飛越，頓忘其仙，貿然戲之曰：「昔曾許我畫眉，迄今未窺半面，豈張京兆能向空中著筆耶？」女不致辯，又裁一律曰：「久待霜毫畫，非關妾閉門。霧中花自有，泥畔絮猶存。欲種合歡樹，終須杜宇魂。何時輕似葉，飛上翠羅村。」生將細詢，乩已悄然。不二日，生病怔忡，絮絮如與人語，而實無所見也。然雖不再召仙，而床頭枕畔時有新詩，家人竊觀之，字畫研麗，迥非生之手筆。其詩頗多，不甚記憶，錄其最足消魂者有：「紅豆拋殘思欲碎，青梅剖破意徒酸。」「閒書情字原非恨，欲佩萱花又不忘。」「依稀似夢含羞覺，彷彿如君帶笑迎。」「裙邊荳蔻春空結，眉上葳蕤鎖不開。」「翠帶近來慵自解，銀缸何日倩郎吹。」凡十數聯，皆綺語醉心蝕魄。蓋生不死，女之筆亦不輟也。生友聞其疾，咸來問視，皆力諍其謬。生雖默默不答，心則恍惚若寤。友去，生病少瘥，闔門交慶。詰朝盥濯，忽於匣器中見一律，則又女之詩也。其詞曰：「歸去來兮胡不歸，春風春夜掩雙扉。香添帳底芙蓉豔，暖入波心鸚鵡肥。自有暮雲壓玉枕，何須朝露戀荷衣。溫柔鄉與蓬山近，莫把蓬山咫尺違。」生得詩惘然者終日，疾復劇，遂以不起。泐句竟卒。時去召乩之日，不過莫莢兩放也。死後見夢於其友曰：「女居重泉而給我以仙境，未免大言誇人。然相得甚歡，亦殊無所苦。幸語我家，勿以餘為念。」友驚寤，轉告其家人，莫不駭異，究不知女子為何代人。其詩草至今猶在，晉人亦或見之。

外史氏曰：乩不必真靈，而其靈者亦未必為真仙。故凡召而輒來者，大率在鬼與仙之間而已。何則？仙必不屑至，鬼又不能至，於是靈鬼獨為之。但世人習此者甚多，而生竟以之賈禍，豈心之未克自正耶？抑亦真有夙緣耶？昔餘內弟亦好為此，然即世之所謂托乩，非其真也。詩皆請者代為捉刀。後向餘言，召乩之時，依稀若有神助，下筆數十言，揮灑立就，其間亦多有驗者。意者冥冥中，果有操縱者乎？第恐為鬼為妖，則耗人精魄，為禍不淺矣！因棄其術，不再召。由此觀之，餘弟達人哉！而世之耽耽於此者，其亦未見夫前車耳！

紅鞋

某縣有甲乙二人，姻婭也，素相嘲謔，見即喋喋不休。其地有深溪，闊僅數丈，而湍急不可以涉。一日，甲乙各約數人，將往某處游。路經溪側，隔岸邊相值，一水盈盈，聊通笑語。眾中亦多相識，且言且行。二人復相謔，同游者靡不粲然。乙忽拔所佩小刀，戲謂甲曰：「忤奴勿再言，言將殺汝。」甲大笑，詈曰：「畜產，爾思弑父耶？生汝不肖，殺我固宜。」語次，以膺相向，嘻嘻不已。乙亦笑挺白刃，作擊刺狀。眾方為之捧腹，甲忽頽然倒地。亟視之，喋血朱殷，刀已陷胸矣。甲竟死，舉大駭。視乙，猶含笑操刃，鋒鏑皆赤色。兩岸喧噪，行人胥驚，觀者如堵牆。乙始覺其殺人，欲遁不能矣。眾奪其刃，逮以見官。邑令某公，素號神明，聞即馳往槍驗。驗訖即命人遏溪上流，俟其涸而窮其異。果有腳跡，自此岸而達彼岸，皆往來有蹤。細視之，纖細如錐，不類丈夫，亦愕然。更令人深掘其泥，甫數尺，更得一篋，啟之內藏女舄一雙，鮮若朱蓮，巖然未朽。令頓悟，即呼乙當場語之曰：「此夙孽也。汝雖未殺伯仁，伯仁由汝而死。嬉笑興戎，罪實自取。」乙亦俯首無詞，遂論抵。先大夫每舉其事數戒人，以為嬉戲無益，且有賈禍如此者，可不慎歟！

外史氏曰：律有戲殺一條，是其殺有由於戲者。此則斷無能殺，而竟以戲成之。戲真無益於人矣！猶憶某州有一婦，年未二旬，以弑夫將置極刑。官訊之，輒頰頰涕泗，惟求速死。官不忍，命入內署，令夫人從容詰問，始得其情。則夫婦俱少年，家畜牝牡二衛。一日，夫如廄，見牡者躍躍，而牝者拒以後蹄，踢不使前。夫即呼妻往觀，舉大笑。及歸室，強婦為此狀。婦不可，夫終不憚，乃勉從之。甫一騰蹕，適中舉丸，遂瞥然而倒。視之，已無救矣。此尤戲殺之可笑者，因並附記於右。

毒餅

貢生某者，失其裡族，大約秦晉間人也。年近七旬，有子數人，多游膠庠。某每出，跨一黑衛，從小奚，徜徉自如，鄉人皆羨之。偶如邑城，見有市信者，固田家所需也。某心忽動，托言植花為蟲醫，徑洩所識為證，售得兩許以歸。人以其語擊，故弗疑。乃某並市餈糖，椎信約數錢，共為細屑，竊面作餅餌，煩鄰人婦代蒸之。既熟，攜去，莫知所用。詎某置餅道周，嬉笑自返。適近

村新婦歸寧，復其夫家，從一小弱弟，控蹇而行。瞥見巾裹食物委路側，取而視之，熟如新出於籠，乃大喜。婦方以母家甚貧，歸無所攜為己恥，因命弟珍重捧齎。甫入門，即嬌母命獻於舅姑，舉室果有喜色。餅止七枚，婦之夫他出，室中之人適符其數，乃分而啖之。其姑不忍食，以飼婦之弟。而婦以所攜無多，力訶之使去，不令分甘，姑乃食。未幾毒作，闔家潰亂，又未知所由，無從救藥，七人竟無一生者。夫歸乃執婦送官，慘被刑楚，細弱不勝。且不令弟食，百口莫辯，遂誣服。律當寸磔，其弟亦以知情，論斬決有日矣。忽貢生某，詣官自投，兼以乾糲為證。提婦驗之，款式悉合。鞠之則曰：「餘忽作此想，聊以為戲，初不謂其可以死人也。今聞婦之冤，不勝惻然，用敢自首。」究亦莫解其何心。官為歎息，謂是前生冤報，案遂定。以某誤毒七命，法應大辟有加，子孫雖不與謀，成丁以外皆論死，某家幾無噍類。婦乃得脫。後聞其邑人云：「某素健訟，以貢生把持官府，遭其害者數十人。占者謂有滅門之禍，不意將就木而猶驗也。」

外史氏曰：突如作此想，即突然作此事，冥冥中若無鬼神，人即病狂喪心，應不至是。獨惜婦以無辜，遭此冤獄，向非某之自白，不幾受污名而遭慘死耶？故折獄者，不可以不慎。

翠衣國

隴蜀故多鸚鵡，土人恒羅之以為玩具。成都人蔣十三，畜一佳者，馴養數年矣。一日，有瘦鵠來，止於樹梢，呼鸚鵡為「能言公」，隔籠與之語，詢之曰：「君不游翠衣國幾年矣？」答曰：「丙年離鄉，丁年罹羅，今居樊中，歲又三稔，通其首尾計之，已五易春秋矣。」瘦鵠又曰：「頗亦思歸否？」答曰：「胡不思？君不知我，我非生而羽者也。猶憶昔年為商，販於湖湘間，賈嘗三倍，且頗善言語，恒為人解紛，人無有難之者。某歲仲春，與同伴航海，將謀重利。舟行至一島，碧嶂插天，蔚藍無際。偶拉客夥數人登眺其上，愈入則其境愈佳。涉歷既深，頓忘歸路。島中無一人，惟有公輩飛鳴上下，不知幾千萬億。予等病不能興，又無弋獲之具可仿羅雀之風，遂餓死於岩下。他人我不能知，予則渺渺然遊行至一國土，宮殿巍峨，城郭富麗。其人無貴賤，皆衣翡翠裘。予詢之，人曰：「此海中第七島，翠衣國也。」予因謁見其王，欲圖歸計。王年可五旬餘，亦衣翠服，能識義理，通陰陽。其國中上大夫必能詩，中大夫皆能曲，下大夫亦能言，以捷給為才，從無有不鳴者。遂館予為客卿，後以貴主下降。主貌姣好，亦嫺歌詠，與予伉儷甚歡。明年為予制此服之，遂能飛舉。時與主翱翔於茂樹，倡隨無間。不意為近侍所誘，將欲歸視故鄉。行至山中，下而取食，為人所獲，羈絏於茲不能返。每思主愛，如割寸心。君今去能為我致一口音，則幸矣。」瘦鵠曰：「願為驛使，雖遠弗辭。」鸚鵡乃低吟一絕曰：「雙飛何日向晴皋，每為卿卿惜羽毛。最是舌尖消瘦盡，繞籠猶自語叨叨。」詩成，俯首拳足，若不勝情。瘦鵠即振翼而飛，迴翔而語曰：「必不辱命，『君勿過傷。』」遂飛去。時蔣臥小窗下，院宇無人，聞其語甚為慘然，乃起辟其籠而縱之。且囑曰：「翠衣國路遠，子宜自愛，慎勿再罹羅網之災。」語竟，鸚鵡啣纒作謝，飄然高舉，漸入雲漢間，不轉瞬而逝。蔣以此事語其家人，多不之信，且疑其故縱，蔣竟無以自明。逾年，蔣患疾疫，病垂斃。迷惘中見有人皂衣而鳥喙，直前啟曰：「君家之囚已言於翠衣國主矣。命僕奉延，即請稅駕。」蔣正昏憤，莫知所指，竟毅然隨之行。其人奮臂一呼，早有綠衣人十數輩，駕一肩輿，昇蔣前往。須臾至海上，波如山立，心甚惴惴。視其輿，輕猶一葉，去水僅尋餘，毫無沾濕，行且如飛。既至，有絕境，都如鸚鵡所言。即有人迎於郊外，俯伏路旁，引吭而謝曰：「主君體好生之德，罷悅耳之具，網開三面，德並二天，使折翼之禽無難旋裡，嫌籠之羽竟得生還。不獨樂昌之鏡重圓，抑且若敖之鬼弗餒。感恩涕泣，深愧銜環，擁篲郊迎，聊酬翼卵。」言訖，伏地哀鳴，一若感激不勝者。蔣自輿中窺之，騶從甚盛，冠蓋甚都，其人年二十許，翠衣翩躚，疑即曩昔所縱者。乃降輿慰勞，並駕而進。入其國，人皆衣碧，語言皆帶鳥音。將至路門，國王躬親迎迓，揖而言曰：「寡人愚昧，國禁廢弛，致令金閨愛婿辱於弋人。微先生釋之歸里，則弱女無與並棲，即不穀亦無與共治矣。」語甚癡謙。蔣目之，貌古神清，被服赫奕，因遜謝。國王揖蔣入，延至殿廷，納之上坐。將下拜，蔣辭讓至三，然後以賓主禮相見。既坐，國王又言曰：「兒女輩賴君完聚，時銘五中，無由申報。適聞病在床蓐，故遣剪舌侯奉邀，幸辱惠臨，當令叩謝。」因命傳語後庭，使白貴主，旋鋪紅氍於地。俄有小鬟十餘，自屏後捧一麗人出，齒甚稚，翠羽之服，玉聲璦然。夫婦並肩皆北面再拜，蔣不獲辭，卻而後受，主即退。國王命設宴於「望瀾亭」，與蔣歡飲，且告曰：「此寡人跂望正平之地也。異世知心，今與君為二矣。」於是飛觴痛飲。諸大夫皆在坐，有獻詩者，有歌曲者，紛沓而前，蔣亦不甚記憶。國王知蔣有恙，命取海中神露和酒飲之，恍若沃以冰雪，病遂除。宴畢，國王謝曰：「敝路褊小，土產絕稀。不腆敝賦，未足以酬大恩，聊供君之玩好，幸勿揮斥。」乃進明珠十粒，紫玉一雙，約值數千緡。小鬟又傳夫人命，致水心鏡一圍，珊瑚樹盈尺，曰：「敬以報釵合鏡圓之德。」貴主夫婦又私有贈遺，國王命寄於近海市肆，以券付蔣，令其自取。仍命皂衣人送之還，國王冰玉親餞於郊，握手流連，甚不忍別。蔣思歸念切，登輿而返。比至家，舉家號咷，將殮屍於椁，死已二日矣。蔣推衾而起，家人大驚，詢之，始得其故。出視庭柯，有瘦鵠愛止未去，始悟所謂剪舌侯者，即此是也。乃設食飼之，三嗅而作。蔣疾大瘳，欲詣海肆合其券，家人以為妄，力止之，遂不果行。至今蜀人呼鸚鵡曰「能言公」，其遺意雲。

外史氏曰：鳥之酬恩，無足深異，異在問關對語，儼有鄉人話舊、知己談心之狀。而吟詩一段，尤為慘動心脾。宜乎，蔣子不忍聞而縱之歸也。昔有達人，嘗戒弟之畜鳥，謂其音淒楚，人家有此，多近不祥。語雖迂而實切於理。今聞此事，益信達者非無稽之談，惻隱君子所宜深戒焉。

癡婿

幼時聞老嫗常言，每及癡婿，輒為捧腹。然其事不雅馴，不足以資談柄。及長聞某縣巨家，生子而癡。其新婚之夕，種種可發人噱，而竟變化，於其妻琴瑟反以綦調，又非如聊齋之小翠，能以術易其夫者。其事在康熙初年，某家生女，貌美而性慧，少讀書。父母皆雅人也，彈棋品茗，種藥栽花，日惟以韻事相娛樂。暮年生女，珍惜之，不使苦讀，故女僅識之無。而自孩提以至成人，久居芝蘭之室。年十三，頓失怙恃，寄養於其伯兄。乃兄嫂又皆癡人，居女為奇貨。邑有大姓，知其可餌，遂以百金許聘之，又不責其畜資，伯兄喜而諾。女甫及笄，竟遣之於歸。大姓之子，癡人也，不第菽麥不辨，抑且牝牡不知，女在閨中亦耳其名。人或為女不平，女笑而不答，惟私念曰：「苟知人事，似猶可夫，奚必過市其聰敏耶！」比及花燭之下，眾目環矚，婿出，面不垢而若垢，口不涎而若涎，五官四體舉若冥頑不靈。且見女亟自引避，如逢怪異。大姓夫婦強之成禮，當堂拜，不知興，跪不知叩，推之前，挽之後。一時賀客莫不掩口葫蘆，女亦不禁失色，自嗟薄命，無可如何。婿既癡顛，女又羞澀，一切牽紅合香之文章，草草而已。及入洞房，猶聞其吃吃詣父曰：「面白而衣紅紅，又是幾阿姨？」蓋其父有妾數房，年僅少長於女，故云雲。父怒且笑，強叱之。既而又詢其母，母曰：「為汝娶婦汝汝，何猶不知耶？」婿色似甚喜，取木牛土馬之屬，雜置於合歡床，而自戴面具跳舞。而前招女曰：「胡不下與予戲？」女且羞且憤，面壁弗答。婿竟呱然大啼，奔告其母曰：「婦不好弄，娶來奚為？」闔室女眷哄然大笑。女聞之，益慚，時以淚洗面。旋自解曰：「幸猶知人語，事尚可為。」乃不復悲。其姑因子癡，益憐婦，屢撫慰之。至夜，婿雖被強就枕，不知為人道，女又處子故態，不自解衣，其不成歡可想見已。迨閱三朝，女心計曰：「業已倡隨分定，若竟聽其癡，將終身之托謂何？」因而強按羞顏，不復作兒女態。剪楮裂繒，作為飛鳶舞蝶之類，招婿與觀，亦鼓掌言樂。女又取其戲具，共戴假面，與之憨跳於室中。婢媼盈前，恬不為怪。大姓夫婦見之，反喜女不知愁，並不加禁。如是者旬日，婿亦漸稔，跬步不離，儼然伉儷。女又時藏果餌以飼之，婿竟日不出室。女知機會可乘，每日整裝，牽之使坐於側，頻頻引鏡自照，詢以好否。貪色固人性，婿雖癡，年已成人，情竇漸啟，亦笑而頷之，答曰：「好好！」女又詢曰：「汝愛否？」笑曰：「愛愛！」女心竊喜。自是間與之戲，暇即刺繡於床，曳使並坐。輒以一足置其膝，朱蓮纖屐，誘使撫摩。又詢之以好否，其答如前。女因潛擇吉期。一夕，與共寢，盡去襦褲，裸而後眠。蓋自燕爾以來，從未露體相向也。夜半，引使捋過身殆遍，柔肌膩骨，著手欲融。女又詢之如畫，婿笑而不語。再詢之，始曰：「好甚。」女潛以輕軀暱就，婿果大動，不須臾，而好事成矣。侵晨，女約之曰：「勿與人言，言將撻汝。」婿果遵守勿泄。至鏡台之側，無反目之時；繡篋之旁，皆捧足之日。月餘，女病吞酸。大姓夫婦以為異，使點婢問之，竊其事以告，則閨房之樂，竟較之尋常不癡者，殆尤甚焉。皆大悅，益愛憐女。女遂自此與婿盡棄兒戲，晨昏定省而外，即

坐房中，或藏鈔射覆，或博奕飲酒。婿故不解，而靈明已復，積漸能通。久之，竟與女相埒。女又教以讀書，亦能辨字，非復吳下阿蒙。且自女之入也，每晨起，親為盥濯，整巾幘，飾衣裳。數日務令一浴，摩頂放踵，刮垢磨光。婿貌本非不揚，加以人功，亦翩翩年少矣。期年，女孿生二子，錦襪繡襪，玉潤珠圓。見者皆謂其肖母，而不似父。然癡婿之癡，早又乘堅策肥，周旋肆應，使自念其蚩蚩之態，當不免啞然而笑矣。

外史氏曰：瞽者無相，則將偃偃乎奚之？人至於雌雄罔辨，癡已甚矣！非有女以相之，又何能脫凡胎而成仙骨耶？然女之於此，其柔腸不知幾千百轉，始肯忍恥含酸，強為此態。否則，金閨女兒，其孰無面目若是哉？餘既鑒女之心，益憐女所遇之不幸。

犬婿

餘友邵次彭，具生花之舌，言事極其酷肖。一日謂余曰：近有一異聞，非君莫可與語，能不濯以污淥乎？」余曰：「願聞概。」邵曰：「家有曠室，每聽人之僦居，值之軒輊弗計也。歲仲春，有一婦年約二旬，貌頗妖冶，來賃屋。家人與之約，月半緡，亦不較，遂徙來居焉。家無丈夫，只一犬，獐毛獅，豺口狼牙，龐然大物也。初來人無敢近，久之覺甚馴，亦無常畜者。惟有男子入婦室，則人立而咋之，噬衣裂膚，勢甚洵。家之婢媼若往，則搖尾承迎，引導使人。餘以為召南之龍，衛如玉之女。居既久，婢媼皆熟識，默伺之，跡甚奇詭。夫人畜犬，不過食以殘炙，飲以餘瀝已耳。婦則每食必呼曰：『飯矣。』犬即昂然入。婦遜犬上坐，敬以食置其前。犬食訖，婦食。窺之者不禁疑訝，謂是犬也，何相敬如賓之若是哉？一，某僕之婦服役於內，歸甚遲，將就己室，而適經彼室。聞窗有犬聲，疑其未寢，穴而覘之。時正望後，月明，見婦白身偃，犬如人形俯伏其上，絕類交媾者。犬猶惺然，婦亦睥睨有。乃大駭，旋聞婦作顫聲曰：『毛毳毳，刺人肌膚，頗不可。』又曰：『予倦矣，若何未寢耶？』遂寂然。視犬則已下榻，不覺捧腹。明日言之同輩，哄傳以為笑柄。餘聞之，意殊不。至冬，婦誕一子，週身皆長毫，形狀如猯，因棄之不育。犬忿恚不食者競日，事益泄。媼有與婦善者，私以謂之曰：『若也，奈何以犬為婿耶？』婦惘然者久之，蹙額曰：『此誠夙孽，勿言，願以實告。予生十有五年，父母將為擇婿。人既問名，忽得奇疾，若患瘋癩，狂言者竟日。給以飲食，盡揮之，惟人便，父母亦堅不肯與。一日，自言曰：『若致我為畜，若乃擇人而事耶？』其聲音都不類予。父母疑而詰之，則曰：『我某也，汝女前世為人婦，曾與我私。既而利盡交疏，乃與夫謀，置我於死。我歿後，訴之冥司，冥王不以為直，反怒我淫，謫之為犬，今且三世矣。汝女以改邪從貞，仍得為人。予大怒，又訴之冥王，判令生汝家，與汝女為匹偶，以彰果報。詰朝將誕，汝女若適他人，我必殺之。』語已，予頓僕。少頃即蘇，舊疾如失。明晨，家犬生五子，其一即是犬也。父母以予故，將盡坑之，又以事涉荒誕，一斃數命，有所不忍於心，遂不果殺。次年，予甫二八，犬亦成立，跬步必隨予。有執柯者至，咋之幾死，因以巨練繫之。夜深斷其索，入予室，登予榻，噬予衾褥，但不及膚，若以之示意者。父母懼，乃不敢以字予人。及秋，父母皆病疫，予之宿病又作，且發狂裸裡而奔，人挽之亦不能止。夜恒臥室中，堅不出，惟犬相從。未幾，父歿母愈，予又夜奔。予母往跡之，則犬俯予身，其辱不可勝言矣。母為此氣結，尋亦卒。親族知其事，遂不以人類待予，議析遺產。乃人甫及室，犬即狂噬，無有能御之者，家資賴以不散。予亦弗狂，而迷惘中亦知與犬為牝，心甚恥之。然愈後，自思親枝且緣此不齒，況他人孰肯以予為婦，於是決意從犬。滌其垢污，美其飲食，事之如夫，今五年矣。生三胎，皆不敢育。將隱忍以終身，夫復何言？」婦語畢，淚零。媼故善謔，而詰曰：『犬之樂亦猶人之樂歟？』婦默然良久，亦破涕曰：『今遇癡婆子，予不忍匿矣。人之樂予不能知，乃自與犬寢處，初在病中，昏然罔覺。及愈，更蒙面受辱。久而相習，始得其樂，諒壯男子不過如是，因而愛戀弗舍，不知其他。但犬性奇妒，予若見一幼童，亦齧予身，瘡痍者數日。彼亦從不另覓他雌，朝夕相守，儼然伉儷。此係不傳之秘，姥勿聞之於人，益增予愧也。』媼遂笑而去。翌日，婦竟他徙，不知所往。」邵言已畢，予笑曰：「此殆君之生花舌耳，世豈真有是事哉？」邵亦相視而笑。既而思之，冥報或者不爽，良有此奇緣。因以為異，而筆之於書。

外史氏曰：繫瓠，犬也，以功竟得佳配，載之傳記，雖誕而有可徵。今此犬又以夙冤而獲美婦，似屬不經。但婦能降心事之，不以犬待犬，直以夫待犬，嫁犬從犬，婦蓋有味乎其言也。嗚呼，世之有以犬待夫者亦多矣，不誠犬婦之不若哉？

田鳳翹

韓城盧孝廉，某年下第，將歸秦省。從一僕，跨二健驃，行於燕南道上。夕陽在山，猶未得所棲止。心正茫然，忽聞犬吠聲，知去人家伊邇，遂疾行。然細聆之，聲在樹間，不由孔道，乃迂路而趨之。未及裡許，日漸昏黃。比至，則屋宇不繁，草廬低矮，惟一家面水而居。諦視之，則槐蔭盈門，柳絲匝地，牆頭杏子累累垂熟，令人起鄉關之想。客未款戶，金鈴復吠於門中。有老翁，年約六十許，蹣跚而出，詢客何為。語以故，再三始聞，笑曰：「女孟嘗固不拒客者，但慮湫隘不足以容車從，可若何？」孝廉又言之，乃曰：「俟白主人。」入閤良久，方出肅客，則已月印前溪矣。孝廉棄乘，從之入門。東向一矮屋，中甚修潔。翁延孝廉入室，僕騎均止於院中。翁謝曰：「暮夜倉卒，蓬門市遠，不及備斗酒為客洗塵，幸勿怪。」言已自去。孝廉視僕秣駒，徘徊月下。見其居逼仄，主人臥室似與客寢毗聯，只隔一層籬落，而人聲笑語，入耳逼清。孝廉立未久，聞細聲言曰：「田家小妮子今夕不來，殊慢客。」其音似一少婦。語未竟，聞小女子聲笑曰，「子非我，安知我不來？」婦亦笑曰：「正說曹操，曹操便到也。」小女子又曰：「遠迢迢的陳家姨，未審來否？」婦曰：「渠亦好事者，將無來？第予家適有嘉賓，欲邀預席，但恐汝曹羞縮，皆逃去。」女子哂曰：「汝自不羞，忽捉官路作人情。我輩大家風範，豈村莊小兒所能推搡者？」婦乃大笑曰：「婢子面皮故鐵包者哉？我真未及料也。」語次，忽風聲隱隱，似又有老少閨人雜摩而至。凡數輩，各敘寒暄，聲亦漸遠，不復聞。有頃，老翁出速客曰：「家主母不揣寒陋，竊思一晤高賢，請即行。」孝廉聆其言語，頗動，又值客況無聊，遂與偕入。院宇不甚寬廣，而花香濃郁，樹影陰森，銀蟾之下，佈置舉一可觀。左側三楹，華美不類民家，疑即主人所寢者。右側一草亭，頗軒敞，中設三席而虛其一，婦人四五輩，語笑甚歡。聞孝廉至，皆出迎，一衣縞素者，貌甚清麗，斂袂改容曰：「妾以先夫見負，僻陋村居。今幸君子惠臨，頓光蓬輩。適田妹設有薄酌，藉花獻佛，萬勿疑訝。」孝廉知為主人，乃答揖曰：「不才羞等劉禪，窮如蘇季，抱慚點額，狼狽西歸。猥以日暮途長，懼逢虎狼暴客，輕造潭府。已荷優容，更與華筵，益驚寵召。」語已，眾客亦相見畢，遜之入亭，延之首席。孝廉辭謝，而後就坐。筵前無燭，映月窺視，左席一媼二婦，年近五旬，狀貌魁梧，衣雜彩之服，五色翻騰，眾呼之以姨。婦容俱風格，衣亦素色，齒與主人相埒。右席則縞衣而外，只一紅裳少女，美如圖畫。坐間恒流盼相屬，意似有所欲言。孝廉處眾美之中，深自斂抑，不敢少縱。酒甫行，即覺微酣，不勝驚訝。細咀之，其釀味濃而色淡，醇醞異常。遂不多飲，略鋪蔬果，以見主人之意而已。酒方再巡，媼謂眾曰：「鯨吞牛飲，雖八斗亦奚以為？請效桃李園故事，各吟短篇以充觴政，客以為何如？」孝廉唯唯。因請媼首唱，媼亦佯慢不辭，口占一絕曰：「曾兆霸圖侔鳳凰，更符聖道笑冥鴻。紅顏老去風流在，每向南陽化赤虹。」吟訖，眾婦鼓掌曰：「興殊不淺，但不覺遽露本色耳。」次及孝廉，辭讓至再，乃吟曰：「一園紅杏原無我，滿眼桃桃信是誰。猶作廣寒花下客，不須驢唱且舒眉。」眾聆之，謝曰：「妾輩遠遜嫦娥，何克當此？」再次及三婦，皆推不能，願以巨觥受罰。惟紅裳女子低吟曰：「長夜無燈鱗自照，斷魂誰伴月為儔。淒淒一樹白楊下，埋盡金閨萬斛愁。」孝廉見其詩有鬼氣，咄咄逼人，不禁變色而起。眾俱恚曰：「婢子何敗人清興？」遂皆不歡而散。孝廉出就外舍，心悸不寧。欲行則暮夜蒼茫，莫知所往，欲止則蹤跡詭異，深以為虞，乃和衣假寐。方轉側間，條聞窗外彈指作聲。起視之，卒見紅裳女子，倉皇閃入，謂之曰：「非妾拙作，則君危矣。此地較虎狼尤惡，胡為棲棲於是！」孝廉愕然，驚詢之。女亟曳其袂曰：「行矣，猶問耶？」孝廉欲顧僕馬，女曰：「身存而此可徐圖。」徑攜之隻身而出。東窺裡許，乃復西行，孝廉惶怖汗浹，罔知所措。至一大樹下，女曰：「此即妾家，可少息，妖來自有以御之。」孝廉坐息，叩其顛末。女曰：「妾名鳳翹，田姓女也。陳姊居於岐州，實一雌雉之怪。彼三人者，皆千年之蠋，專伏地底，啖人腦髓。左近之丘墓，無不罹其荼毒。妾生時虔誦金剛經，歿後以之為殉，妖不敢近吾壘，因結為姊妹行，晨夕同游，實欲盜吾寶也。昨夕妾家以酒饌餉妾，渠等知之，以法攝致，強妾為東道主。不圖君乃與席，妾不忍以口腹之故，使人肝腦塗地，以飽無厭之饑，曾數數目君，君竟漠然。幸得賦詩見志，聳動君聽。不然，此時已莫能生矣。」孝廉聞女言，益驚。方將研詰，瞥

見火光數團，越阡度陌，疾如飛隼，將至樹下。女出袖中一卷，曼聲嬌誦，其光即搖搖不前，如有所忌憚。然相持至雞鳴，始各散去。孝廉竄伏窺，屏息不敢出聲，汗蒸蒸衣襦盡濕。比及天曙，女賀曰：「君生矣。請俟日出，重詣故處，以驗所言之信否。妾陰質不能晝見，今宵旅邸，夢中當來與君細敘，將有要事相商。」言訖不見。孝廉視之，蔓草寒煙，新墳三尺，猶有紙錢，以片石鎮其上，因揖而謝之。仍循故道至客夕居停，則叢塚如布棋，絕無廬舍，行裝輻重散委於榛莽間。亟尋其僕，則已溘然長逝。凶門有小穴，其中空空然，想為群妖吸去矣。愈大駭，物色得其驟，猶幸無恙，乘之以行，旁午始抵城市。即以告人，莫不驚異，遂止孝廉於傳舍，而白之官。至夜，孝廉夢女來，面酬其德，並詢仆死之由。女曰：「是妖虎踞泉壤，非此莫得延年。然遇生人而饜之，恒勝於死者什倍。以君頗有福澤，無敢驟近，故假酒色以亂君。君倘酣臥，渠乃可逞。君幸從妾遁，而僕猶在夢中，其罹於毒手，又何疑哉？」孝廉又咨以驅除之方，女曰：「渠壽既長，兼具靈異，往來數百里，鬼神亦莫可如何，況人乎？」因晒然曰：「妾已與妖為仇，不復可以居此。知君失偶，願承琴瑟之乏，從君入秦。留經作鎮，亦可永獲殘骸，不識肯俯從否？」孝廉雖豔其姿，而懼為陰類，乃答曰：「再生之恩，何所不可？但卿生之而復死之，予心雖無憾，不亦重累卿德？是以不敢。」女沉思良久，歎曰：「言實近道，妾不敢強。」又曰：「明旦詣官，恐有辯難，第亟呼妾名，當有裨益。」言已，孝廉頓寤。及見邑宰，果以殺僕疑之。孝廉憤激，因呼鳳翹不置。宰駭然，亟退廳，引孝廉與語曰：「此吾女也，歿已兩月，君何以悉其乳名？」孝廉遂述其異，並及其女之衣妝，無不吻合。宰驚喜曰：「亡女好誦金剛經，存日嘗怪之，不意竟得其力。微先生言，吾不知也。」蓋宰本閩人，因道遠屍骸難攜，又不忍失之，故即葬於任所，亦視宦為家之積習也。於是不疑仆死之枉，僅以暴卒詳於上官，獄遂解。孝廉起女柩，浮屠佛寺，免令死者懸懸，宰亦從之。孝廉遂辭謝，旋裡至家，其母適妊娠將產。一夕，又夢女來，謂孝廉曰：「與君終屬有緣，不倡隨而填篋矣。」孝廉醒，聞母已誕生一女，知為鳳翹轉世。乃稟於父母，仍以字之。及長，能友其兄，不啻悌弟。孝廉年五十，猶困於公車，家又中落，其妹嫁一巨家，輒不時資助焉。

外史氏曰：世俗趨利，恒以蠅為財星，而不知其為禍最烈。即以此段觀之，村居灑落，言雅色殊，令人一往而深，實已厲齒相向。脫無雌田橫之義，幾為女孟嘗所啖，不亦殆哉？雖然，世之牟利者且不慮生焚其身，又何恤死鹽其腦耶？

劉天錫

劉暇，字天錫，嘉善人。年僅弱冠，名噪一時，歲試輒前列，同袍者咸推重焉。崇德李氏，巨富家也，慕其文譽，以重幣聘至，為子弟指南。天錫齒雖卑，而循循善誘，師道克敦，主人亦心悅誠服。嘉平將解館歸省，李氏又堅約以來歲。時天錫以家貧未偶，有母屍饗，心竊以為憂。計將歸里畢姻，俟井臼有人，然後出。遂以他故力辭，而主人早窺其隱，乃毅然曰：「先生其有內顧之憂乎？然文人花燭洞房，必俟金榜，方為快事。青燈固未可厭也。倘慮太夫人在堂，無人陪侍，寒家頗多粗婢，即請遴選一二二人，前往服役，予亦無所吝。」而天錫素懷壯志，誠如主人言，今因母老而計及此，初非本心。迨聞主人語，喜出望外，而中有未安，故囁嚅不即首肯。主人因笑曰：「先生豈慮予索值哉？俟貴後相償未晚也。」遽出侍婢數十人，俾天錫自擇。天錫熟視良久，皆妖豔異常，不敢祇受。主人促之再四，乃指一玄色衣絳裙者，顧謂主人曰：「此子願以見惠。」主人哂曰：「色不甚佳，先生何取於此？當副以麗者。」即指一藕絲裳綠衣者，並以相贈。亟起入內，自檢券契，盡以畀之，謂天錫曰：「吾不使先生有後憂也。」遂命二婢叩拜天錫，使以主禮事之。天錫少年持重，見二婢均有殊色，益以名教自閒，不敢少縱。辭主人啟行，即另覓一舟，以載二美，言笑亦來嘗輕通。歸見其母，母故世家女，訓子素有義方，一旦見二尤物，即訶之曰：「老婦精力尚健，提汲可以親操，安用此纖弱者為？且汝學業無所就，便欲效寇萊公，以舊桃自損其名耶？」天錫伏地請罪，因白主人誠意，弗克辭。母終不喜，另居二婢於室。元夕甫過，即遭天錫赴塾，不少稽，且私謂曰：「見可欲而心不亂者，惟聖人能之，吾子恐不逮此也。」二婢一名湘瑟，即衣藕絲裳者；一名琴心，則玄色衣者；俱善音律，為主人所鍾愛。湘瑟尤聰慧可人意，而主人器重天錫，知非凡品，故以之持贈。天錫母茹苦自甘，饗殮皆身為之，不輕役二婢。知其素解之無，遂躬親教讀，授以內則及女四書，課若嚴師，咕嚕終日，二婢亦甚樂之。一夕，母忽謂之曰：「汝曹亦因貧致此，豈甘為人下者。既承賢主人惠歸予家，必不忍令汝居妾媵之列。俟少嫻婦道，遣嫁良人，庶畢汝終身之事。」琴心聞母言，默然不語；獨湘瑟顏色修改，若不勝憂者。及歸室，私語琴心曰：「我輩奉主命遣事郎君，意固有在。妹觀郎君，器宇純粹而高明，當非久困寒氈者，因自謂此身可托矣。適聞太夫人命，意似不能相容，命之不辰，又將安往？倘舍玉堂金馬，而事瓦犬土雞，姊能之，妹實不能也。」琴心亦潸然泣下曰：「然。」遂相對憂悒，竟夕僝僽。無何，二婢皆病矣。劉母罔知其由，亟為延醫診視，雲係憂鬱，內傷其情。服藥如水沃石，未三月，琴心小愈，而湘瑟遂卒。臨逝之日，啟劉母曰：「湘瑟以卑賤之軀，得侍太夫人左右，飲食教誨，恩戴高天。今不幸而長辭，亦其命也。雖然，太夫人則未諒湘瑟之心，是以不克遂湘瑟之願。湘瑟歿後，若能葬於劉氏塋側，使得如驥尾之蠅，則素心遂矣。」又顧琴心曰：「姊自趨趁，不可同效無益之死，有負主人嚴命也。」言已而瞑。琴心慟絕復甦，劉母亦甚哀之，為市輓以殮。如其遺囑，葬以墳園隙地。事畢，將浼人馳告於子，而慮分其文心，遂不果。天錫居主人家，館穀較前倍豐，課業亦較前倍進。賓無權輿之歎，主無倦教之憂，相視莫逆，儼若一家。時值新秋，淫霖數日。一夕，生徒散後，月色微明，天錫倚櫳凝眺，偶吟子美對月一聯曰：「香霧雲鬟濕，清輝玉臂寒。」因笑曰：「此老興殊不淺。」語未畢，身後有人低謂曰：「郎君亦憐此苦況耶？」天錫愕然，回身瞻視，則湘瑟蹙黛立於燈前。天錫大驚曰：「汝何以至此？豈懷舊主人之恩，逋逃以歸耶？」湘瑟直前檢笈，愁態可掬，逡巡而對曰：「非敢如是也。」因述己與琴心致疾之由，並已身死之故。且言今在冥途，終以未得事君為恨。感蒙地下王者，憐婢子苦衷，俾得自由，乃隨風至此，實予生前未遂之願。盲已涕泗，拜伏於地。天錫益驚，且悲其死，命之起。溫顏以卻之曰：「聞若之言，情實可憫，致汝殞謝，實予之辜。但予有慈母在身，且承先人後，不敢以鍾情致於不孝。幸為予諒，往生他方，予歸當臨六甲弔汝。」湘瑟聞此，即正色答曰：「郎君何過疑婢子？即婢子在生，猶不敢以賤軀上辱君子，況今已歸泉下，實為幽陰之質，而敢別存邪念哉？茲之來，亦期奉侍琴書，少釋隱憾，萬勿慮及其他，令婢子益增慚赧。」天錫見遣之弗去，又深感其情，遂留之。湘瑟執事惟謹，天錫讀則淪茗剪燭，曼立於旁；吟則磨墨濡毫，斂袂以待；與之語，即肅容以對；不與之語，即含笑無言；自始至終，了無倦色。夜將半，天錫欠伸，湘瑟拂榻布衾，以待天錫臥。己亦不眠，為之整幾上未掩之編，添爐中將燼之篆。事已，默坐於側，寂無效聲。天錫甫轉側，即來問訊，兼以纖手扶其衾，愛護若嬰兒，似慮夜風侵者。天錫深感之，遣使別榻就寢，答曰：「夜台固無寐者，君姑高枕，勿以婢子為慮。」天錫亦不之強，而竟夜勤懇，可謂忠愛之至矣。侵晨，天錫猶未起，幾屏琴劍早無纖塵。及起，又為之整臥具，奉裳衣，視天時之寒暖而進之。未及闔戶，肅然告退，曾不知其安往。主家亦有侍者，入見館中精潔，竊疑先生所為，心銜其德，而未悉其手不煩靡也。及夕又至，習以為常，天錫不言，人亦莫識其蹤跡。暇因詰其裡族，對曰：「婢子亦嘉善人，與郎君同鄉里。父以賭蕩產，售婢子於外邑。蒙主人豢養，今已五易裘葛矣。家本賈姓，初無名者，瑟則主人所字也。」天錫念為桑梓，益加愛重。一日值重陽，主人設宴，天錫沉醉而歸。室無他人，惟湘瑟在側，乃乘興謂之曰：「知汝善歌，胡不為予一奏？」湘瑟正容對曰：「婢子非故為藏拙，實不敢以聲色惑郎君，致背太夫人之慈訓耳。不然，已為之多時矣。」天錫遂不復言，即就枕。翌日，語湘瑟曰：「予昨被酒，見汝幾不自持。微若言，能不陷為輕薄子耶？」益優禮之。天錫自得湘瑟，侍從有人，燈底談心，床頭論古，雖未及私，較前頗不岑寂，只恨其不復生。歲杪又解館歸，以學使者將下車，遂辭不再就塾。主人乃大張綺席，餞之於蕭齋，召優演劇，歡飲終宵。以是未得與湘瑟言別，亦不復出見，心恒怏怏。及歸見母，詢知湘瑟果卒，琴心甫扶杖而起。心感二婢，而不敢言於母。乃母因湘瑟之卒，不勝浩歎，遂謂天錫曰：「汝宜奮志，倘得月桂一枝，即以琴心備小星亦無不可。」天錫與琴心聞之，皆竊喜。因念湘瑟不置，既以杯酒澆其墓，兼作悼亡詩以哭之曰：「花月兩無情，情癡僅見卿。不隨流水去，忽傍彩雲生。人既留餘恨，天應鑿積誠。倘能回玉貌，來伴許飛瓊。」自是幽齋獨坐，輒望其來，而竟不至。比及秋闈戰勝，將謁房考謝公，即崇德令也。夜宿舟中，忽夢湘瑟親妝來謝曰：「感郎君臨幸，銘刻五中。近又折桂天邊，益愜所願。然妾向者欲圖其側而不能，今後將處君正室矣。」言已不見，天錫深以為異。及入見謝令，適有巨紳某公亦在座，詢及榜名，愕然曰：「咄咄怪事。」令與天錫請

其故，笑曰：「事涉不經，不可以聞之儒者。」堅叩之，始曰：「老夫昨得女孫，一生即能言，謂人曰：『嘉善劉嘏，吾夫也。幸與之約，勿令寒盟。』老夫惡其不祥，命溺之。其父母不忍，力勸乃止。今遇劉君，姓氏吻合，詎非異聞？今亦姑付之一笑。」乃天錫驚喜，亟請問倩師執柯。令與某公皆不欲，曰：「君能為韋固耶？俟此呱呱者成立，則鬢已皤矣。」天錫固請，始笑而從之，猶以為桐圭之戲。天錫適歸告母，請使委禽，母艱然曰：「汝非失心，何竟至此？且予老矣，亟於抱孫，誰能徐徐待之？」天錫力請再三，願以琴心攝闔政，誓不他婚。母不得已，乃聽焉。納采至公家，咸嬉笑以為異事。明年，天錫登上第，曆官館閣。岳家為之語曰：「三歲為婦，即受榮封，大奇！大奇！」天錫既以琴心主中饋，家人亦事之如內子。凡十有五年，女甫十七，即於歸，時天錫已去強仕不遠矣！親迎成禮，女貌既婉麗，而語言態度無不酷肖其前生，益徵其為湘瑟無疑。女遇琴心獨有恩，不以妾視之。雖未及事姑，而歲時祭祀，涕泣若不勝情，亦不解其何以然。一日，忽謂天錫曰：「睹君狀貌，恍若熟識，絕似何地相遇者。但妾自幼至長，未離閨闈，此中實有天緣耶？」天錫笑曰：「卿試思之，當亦有故。」女沉吟良久，恍然曰：「是矣。聞妾甫生即能語，先祖深惡之，將置妾於死地。父母懼，飲以犬血，遂不復言，迄今猶彷彿一二。」天錫因緬述其顛末，且戲之曰：「若以婢學夫人，何幸如之？」女始頓悟，回憶本來，一一胥如夢寐。乃命人厚其棺槨，遷葬湘瑟於南山之陽。後李氏之子曰佩綬、佩紱，皆藉天錫教授，並登科第。天錫今已五旬，夫人僅二十餘，倡隨無間，不啻少年琴瑟焉。裡人王紹濂為作傳，以行於世。